

貝魯特

李慧雯

風，流動地
寧靜
忽碰到鐘鈴
停下
佇立片刻
巨響打碎寧靜
也切斷了風
「噹！」鈴聲震耳欲聾，然後
死寂零點八九秒
黑漆的地面爆發一個又一個強光
一秒整
就出現一下又一下轟隆聲
在室內，人們依舊
音樂跳舞，鮮花美食
心情無損
直至炮火埋身

這是一座座落中東的城市
卻偏偏披上維多利亞式的衣裳
在最繁華的時刻
卻偏偏像夏末開靡的花朵
逃不掉衰落的命運
但又始終在明春重新盛放
並出落得更美

在磨難中成長
在摧折中飽經歷練
在痛苦中洗禮，浴火重生火鳳凰
夢幻的火鳳凰不再是傳說，或許應該說
這座城市就是一個傳奇
殖民主義入侵

中東之地染上西方色彩
曾經風光一時
內戰就爆發了
幾許磨難
但摒卻自怨自艾
選擇快樂地活在苦難之中
便是它的精神
生活在這裏的人也樂觀積極
生存機會隨時被真主收回
惶恐度日？盡歡此生？
他們選擇了後者
他們是生命的魔術師
享樂狂歡是最擅長的魔法——
豐盛人生的奇妙魔法
為自己的生命作主
決非音樂盒裏的跳舞娃娃不由自主地被齒輪牽動

華麗的面具下
還是芸芸眾生，不過
還是一張張平凡的面孔
揭開面具吧！
不加掩飾
大聲高呼：「這便是我！」
五星級大酒店數步之距
便是上世紀戰爭的遺物
一座座外牆佈滿彈孔的建築物
生與死，天堂與地獄只是一街之隔
充滿過去的痛苦回憶
吃着昂貴的酒店自助餐時
回首一望
視線穿過落地玻璃窗落在對面

難忘過去
流彈、迫擊炮、炸彈
成為晚餐的常菜
那些時光似遠還近
仍在大家身旁
看！那是Holiday Inn ——
代表七十年代「中東巴黎」時的

苦難未有一刻離開這個城市，或許
只是暫時休歇一旁

又趁大家漸漸淡忘戰爭的傷痕時
如頑童般跳了出來
歷史悠久的St. George Hotel
在2005年伴著哈里里隱沒世界舞台
恐怖再度來臨
Gemmayzeh street、BCD仍是燈火通明
為國家英雄默哀同時
亦不忘尋歡作樂一番
彷彿為了證明自己的堅強
是屹立風雨而不倒的巨人

評審的話

葉輝：這首詩的作者是個年青女生，她沒有外國經驗，但有非常不錯的視野。而且，她能透過外國的一個地方，回撞過來，寫心裡的感情。可是，詩中呈現的畫面，就是我們經常在電影、電視裡所看過的貝魯特，沒有比較新鮮的角度。而且，我還是看重詩歌的感情。這首詩的感情不是含蓄，是有點隔，我想含蓄與隔是不同的。

鄭愁予：那是不同的，濃情也可以用含蓄的方法來表達。這首詩所用的是新詩裡比較傳統的手法，像京劇演員，甫一出場便先說出自己的名字、身份，說明自己是做甚麼的。我小時候不喜歡京劇，因為劇中微妙的地方是小孩子所不能理解的，就像這首詩，作者不是隨隨便便寫一個地方的，她可以寫任何一個東西，但因為有感情投入，所以選了貝魯特來寫。

得獎感言

首先，我很高興今次能夠得獎。起初看到這次比賽的題目——「城市印象」，苦思題目的含意，越想越疑惑，最後索性隨心所想、隨意而寫。

其實我從未去過貝魯特，第一次接觸它是因為一宗新聞報導——貝魯特前總理被汽車炸彈炸死，令我即時聯想它是第二個巴格達或喀布爾，但事實不然。第二次接觸它是雜誌上的遊記，真實的它是多采多姿卻充滿危險的城市，令我不禁深深着迷，我因而寫下此作。

創作並不是難事，無論是寫作，還是其它創作也都源於一個意念、一剎的靈感、一點感覺。而這些往往可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景得到。最重要是享受創作當中的樂趣。